

笔落万物欣然生

——观王学岭新春贺岁书作有感

王伟宏 徐启峰

2022年的春节疫情反复侵袭,社交活动多有压缩,城市街道上,乡村巷陌间,因为返乡者羁绊他乡,人气亦不复以往繁旺。

但是,新春的到来总是令人欢欣鼓舞,尤其是在看到王学岭的新春书作之际。王学岭是周口走出去的书法名家,供职于中直机关,历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、行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,中国文联文艺志愿者协会理事,中国美术馆展览学术专家组成员,中国文字博物馆艺术委员会委员,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、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部艺术创作院等高等院校特聘教授。

王学岭是书家,亦是诗人。2022年春节,他敏锐捕捉到春的气息,内心升起一派欣欣向荣的美丽图景,借用传神的诗句、深邃的书法,把这份欣喜传达。

诗作一:《二〇二二新年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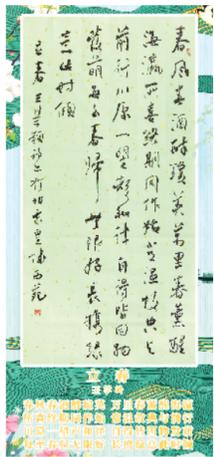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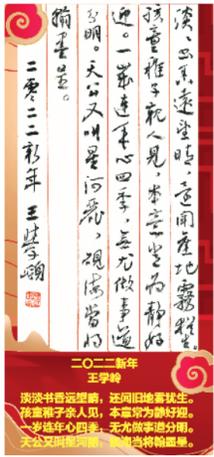
淡淡书香远望晴,还闻旧地雾犹生。
孩童稚子亲人见,本意常为静好迎。
一岁连年心四季,无尤做事道分明。
天公又叫星河丽,砚海当将翰墨呈。

诗作二:《春节》

千峰万亩喜春慈,暖意将来物早知。
座有梅花飘白雪,周行老友和新诗。
年年守岁鸿飞信,笔笔传神志惜时。
爆竹屠苏留入律,团圆一句最陶怡。

诗作三:《立春》

春风春酒醉琼英,万里春薰醒海濂。
所喜终期同作始,常温故典与前行。
川原一望声和律,自得皆因物发明。
每至春归无限好,长携绿意此时倾。



三篇诗作,抒写了诗人对早春物景的细致感受,在外游子思乡思亲的浓厚情感,以及由此唤起的诗人对美好生活的点点记忆。三幅书作皆是飘逸流畅的行书,行云流水的书写节奏,让人很有代入感,春天就应该是这样——一点快哉风,浩荡十万里!

王学岭的行书在业界广受推崇。他的行书作品涉猎广泛,用笔上讲究变化,点画安排上考虑周全,讲究相互之间的照应关联,不仅讲究前顾后盼,更注重相互之间的彼此依赖,和谐共生。这三幅新春贺岁之作,足可一窥王学岭书艺的深厚造诣。

在这个略显廖静的春天,烹一壶清茶,素心观看王学岭的贺岁新作,那种万物复苏、春风浩荡的欣喜,隽永而深刻。春风正暖,翰墨共情,此刻让我们深深感受到的,有“吹面不寒杨柳风”的清新灵动,亦有“人间有味是清欢”的淡然旷达。③3

「邵张一家」的历史渊源

晨之风

淮阳区蔡河沿河风光风景带有一座小庙,是一座纪念庙,名叫“将军庙”,为纪念张龙将军建立的。

张龙曾为凤翔侯,明初名将,江浙行省濠州(今安徽凤阳)人。根据《明史列传·张龙传》记载可知:张龙,濠州人,早年跟从朱元璋攻占常州、宁国、婺州、江州、武昌,授花枪所千户。后攻下淮东,守卫海安。后与张士诚在海口交战,活捉彭元帅。此后进攻通州,升任威武卫指挥金事。之后进兵山东、河南。洪武三年调守凤翔,改凤翔卫指挥,贺宗哲围城而无法攻下凤翔。此后进攻凤州,跟随徐达攻入沔州、兴元,招降守将刘思忠,并击退吴友仁。此后跟随李文忠进攻洮州。洪武十二年十一月,封凤翔侯,赐铁券。之后跟随傅友德征战云南,攻破大理、鹤庆。此后跟随冯胜出金山,招降纳哈出,后与唐胜宗在平越、镇远、贵州屯田。此后都匀动乱,其辅佐蓝玉平定。后以老疾请告,洪武三十年去世。需要知道的事,其子张麟在洪武十八年(公元1385年)三月十七日被封为驸马都尉,选尚朱元璋第八女福清公主。

从史料来看,张龙绝对对是明初一位赫赫有名的将军,那么为什么在淮阳张小庙会有他的纪念祠堂呢?这还要从淮阳流传的“邵张一家”说起。所谓“邵张一家”,是说在淮阳一带,邵姓和张姓有共同的祖先。他们有名姓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著名起义军将领邵荣那里。邵荣(?~1362年),元末著名红巾军将领,先由郭子兴起兵于濠州。郭死后,又从朱元璋渡长江建立以应天(今南京)为中心的根据地。至正十六年(1356年),朱元璋接受小明王的册封,为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。至正十九年五月,小明王又升朱元璋为仅同三司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相,而平章一职则由邵荣接替。有的史书上也指出,邵荣在之前就已平章了,即朱、邵二人一度平级。邵荣功勋显赫,《明史·常遇春传》中说“先是,太祖所任将帅最著者,平章邵荣、右丞徐达与遇春为三。”但邵荣不甘心位居朱元璋之下。1362年,当他平定处州之乱回到应天后,与另一将领赵继祖发动政变。结果消息走漏,被朱元璋擒获。最终,邵荣等人被杀。6年之后,明朝建立。

元末朱元璋部发生的邵荣事件,历来为官私记载避忌。由《明太祖实录》和新近刊布俞本《纪事录》可证,邵荣被杀前,长期为江南红巾军中地位仅次于朱元璋的重要人物。用《至正金陵新志》对照《实录》《纪事录》可证,红巾军渡江后两攻集庆失败,主将殒命,实际上是朱元璋与元朝降将合谋的结果,而邵荣等继承了原红巾军主将的残余势力,对朱元璋的地位构成了威胁。再对照《实录》纂修官刘辰《国初事迹》,可证是朱元璋在红巾军遭受重创之时,不惜后果谋划激发叛乱,销泯了来自内部的挑战。

查阅史料可以知道,“邵张一家”来祖邵嗣是邵荣的儿子。邵荣有八个儿子,幼子邵佐在邵荣被杀时才十二岁。邵荣被杀后,三个儿子在张大人的保护下逃出金陵(今南京)。洪武十三年,逃难至中原陈州,即今河南淮阳张小庙。在逃难中,一个儿子中途为鹿触而亡,另一个儿子回南京老家看望未归,只剩下邵嗣定居在了陈州。因朝廷有令,山东、河南的田地,民众可以任意开垦,于是邵嗣到了陈州便“壮居”在了张小庙,死后就葬在了张小庙(今蔡河西畔)。这个史实在淮阳1986年所修《(邵)张氏家谱》清朝咸丰五年和宣统二年家谱均有记载。

邵嗣后来生有二子,分成了邵、张二门,因感念张大人救命之恩,一门改姓为张氏,此支张门被称为“邵张”,以示祖宗来历与其他张氏不同,邵门后来迁往周口北邵寨“存居”至今,是为老二门。其后,邵、张二门开始在项城、郸城、淮阳、西华等地繁衍生息,并有分支迁居到本省确山的记载,这就是“邵张一家”历史渊源。而上面屡次提到的张大人就是凤翔侯张龙。

张小庙的“将军庙”就是当年邵嗣为纪念救命恩人张龙所建,所在村庄原本叫做“将军庙”,因毗邻太昊陵,为了区别,民间就把“将军庙”叫做“张小庙”,这也是张小庙村名的由来。

“将军庙”和“邵嗣墓”都是蔡河风光风景带原有的人文景点,只不过因淮阳人文资源丰富而被忽视了。笔者认为,蔡河沿岸目前缺乏人文景点布局,“将军庙”和“邵嗣墓”稍加改造就可以成为风景带中的人文景点。譬如可以建立“邵张一家”祠堂,展示家谱和历史演变过程,以此吸引邵张后人定时前来祭祀;可以重建纪念张龙的“将军庙”,宣传“忠孝”“感恩”文化;整修具有六百多年历史的“邵嗣墓”,研究“邵张一家”姓氏文化……

关于把“将军庙”和“邵嗣墓”作为蔡河风光风景带人文景点的想法是有根据的。在周口沙颍河风景区,有一座“陈标墓”,没开发前是一座荒坟野冢,而今已成为沙颍河风景区里一座具有文化元素和游园价值的亮点。游人在观赏沙颍河独特风光的同时,还能受到爱国主义教育。淮阳的“将军庙”和“邵嗣墓”也在景区规划区域内,可以借鉴沙颍河风景区“陈标墓”建设模式,保留和完善“将军庙”和“邵嗣墓”,还可以为淮阳增加新的人文景观,岂不美哉?

淮阳是中华姓氏文化的发源地,也是中国姓氏寻根文化的重要旅游目的地。多年来,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都做了大量工作,成功举办了中华姓氏文化节,投入巨资建起了陈姓始祖陈胡公陵园。但是,淮阳区关于姓氏文化的旅游资源仍略显单薄。笔者还了解到,近期,邵张姓氏文化研究学者邵波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厘清了“将军庙”“邵嗣墓”的由来,并通过数万里追寻,以史料为依据,把明初“邵张一家”的故事呈现给了后人。

需要说明的是,邵嗣为邵荣长子,也是一位将军。年少随父征伐多年,九死一生,至正十八年克宣兴,十九年初大破张士诚,兵于余杭。二十二年,平定处州苗军叛乱大捷。邵荣被杀后,家族获罪,邵嗣因已成年,被调至曾为朱元璋帐前亲兵护卫的张龙手下四处征战,而张龙是邵荣故交。洪武十三年,张龙保护邵嗣三兄弟自金陵逃入中原。

时至今日,邵、张二门在淮阳地域开枝散叶600余年,后人遍布全国,据初步统计,族人已达数十万人。

百代高标 千秋丛碧

《丛碧千秋·亲人、友人、名人笔下的张伯驹》出版发行

本报讯(记者 黄佳)近日,记者从周口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获悉,由周口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、周口师范学院张伯驹研究中心编辑的《丛碧千秋·亲人、友人、名人笔下的张伯驹》一书,由河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。

该书由原中国新闻学院教授、中

外文化研究所所长周笃文先生作序。在序中,周笃文深情回忆了与恩师张伯驹的相识,以及老师在学术学业上给自己的指导与帮助,从另一个方面还原了这位文化巨人和诗词泰斗的工作生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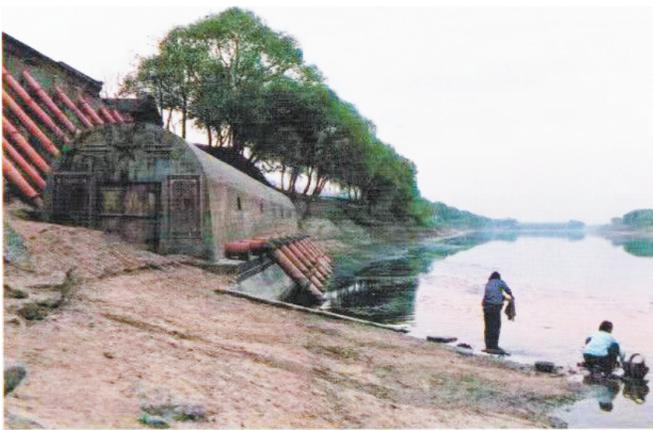
该书收文90余篇,多为作者亲历亲见亲闻之事,内容真实,史料

性强,为读者提供了一册学习研究张伯驹、发扬张伯驹精神的好读本。③3



乘风再上高山顶

童建军



说起高山顶,也许你会有高山仰止、巍巍其大、高耸入云的意象。然而我们今天所说的高山顶原是一个豫东平原自然村地望,隶属周口港区李埠口办事处大杨楼行政村,紧邻沙颍河南岸。

常有人讲,周口一马平川,是一个没有山的城市。但是为什么会有高山顶这样一个名字呢?说来也不是绝对的,一如扶沟有个雾烟山,西华有个中皇山,原来高山顶这个地方,也有一个被称作“二龙山”的高阜之地。高山顶的名号,大抵是由此演绎而来。

笔者在港区工作过几年,加之父辈很早以前也曾曾在李埠口工作的因素,对这方水土自然多了一份萦绕于心的乡思情结。基于此,笔者曾多次到高山顶一带实地探寻,之后又读了周口市博物馆馆长周建山的《颍岐口地望考》、史志爱好者李法东的《从高山顶颍岐渡说起》等系列文章,查阅了一些志书资料,对高山顶、李埠口乃至周口港区的水脉渊源和历史积淀更多了一些认识。

二龙山在沙颍河堤顶路的北侧,为林木所掩映,实为一处西南走向的黄土高丘,高六七米。在其东侧,原有一条颍水支流叫颍岐河,其河口叫颍岐口并有颍岐渡。二水若龙,在此分流,故称二龙

山,也称高山顶。据上了年纪的人讲,二龙山的地势在新中国成立前后还较高,有十四五米。而且传说二龙山过去还会自己往上长,颇有些神奇色彩。

缘水而居,逐水兴埠,有水则灵。可以说,周口和周口港区的前世今生都注定了与水结缘。比如说李埠口,据《商水县志》载,李埠口原本是秦末汉初始建于老颍水上的一个大码头。而关于高山顶颍岐渡的相关记载,可以查到的较早见于宋史《太平寰宇记》:“(商水县)颍岐渡夹河月城,在县东北三十里,(唐)贞元元年(785年),刺史曲环筑,以备李希烈之乱。”也就是说,高山顶一带有着独特的地形地貌,又有河流作为天然屏障,战略地位极为重要。唐朝时的刺史曲环就在此修筑防御工事——颍岐渡夹河月城,该城与扶苏城相对,互为犄角。

高山顶颍岐口的声名远扬是在明朝。永乐初年,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,大批军国物资急需北运,而淮河至黄河的京杭大运河多有淤浅,以致馈运不通,明政府在实行海运的同时,于永乐元年(1403年)七月,采纳户部尚书郁新的建议,开辟中原水运,将江淮水运与黄河北的水陆联运连为一体,将大批粮食由江

淮地区的淮安起运,经淮河、沙河当时也称后河(或走汾泉河、经南顿过颍岐河,此路称之为前河)到达陈州的颍岐口,换小船经贾鲁河越过黄河,陆运一段,再经卫河,由天津运抵北京。自此,颍岐口作为一个重要的漕运转枢纽登上了历史的前台,漕路沿岸的南顿等市镇也大为繁荣,一时间有“谷水(颍岐河)自颍岐口流入南顿,下达淮泗,商舶从集,烟火万家,称巨镇焉。”

明成化年间,蔡河淤塞,扶沟知县李增改导蔡河入双泊河,下至周家口入沙颍河,贾鲁河始通周家口。三川交汇,周家口取代了颍岐口的漕运枢纽中心地位。嘉靖后期,颍岐河淤塞,舟楫不行,渐次萧索,沙颍河航道成为主道,而高山顶上依然可见过尽千帆、渔舟唱晚的景象。

潮起潮落,世事沧桑,历史的原因,沙颍河航运一度断航,农田水利灌溉存续为沙颍河利用的主要功能。水利是农业的命脉,上个世纪70年代,高山顶上建起了一座较大的提灌站,谓之高山顶机灌站,成为当时农田水利的一个标志性工程,上海电影制片厂拍过纪录片,并录入了《商水县志》。几年前,据当地中心校一位稍上些岁数的老师讲,在梦里还曾梦见过当年灌溉渠的水清凌凌地哗

啦啦地流过村庄,滋润田野,其影响可见一斑。之后机灌站弃用荒废,但是还有一些渠道设施、站房院落和牌楼遗存,未料也于前年被拆除了。用周建山馆长的话说,本可以申请“文保”的,但是终被拆除了,再来找寻高山顶的历史记忆,更是踪影难觅了。

好在“人事有代谢,往来成古今”,随着沙颍河复航和周口港口物流产业集聚区的设立,历经几年“筚路蓝缕、以启山林”的拼搏奋斗,一个现代化的周口中心港在高山顶以东不远处恢宏展现。多式联运,通达江海,东向发展,进圈入链,打造豫鲁出海海口和连接长三角的桥头堡,周口临港经济龙头再起,风生水起,让人不由得生发出“高山顶上放眼望,颍岐口外是新港”的感叹。据了解,应新形势发展需要,周口港区正在进行新一轮港区发展战略规划的编制。于此,笔者真想提出一个蕴藏在心里已久的建议,这就是依托高山顶,好好钩沉一下沙颍河、颍岐河、二龙山、颍岐口、颍岐渡的历史脉络和文化积淀,用心打造周口港区高山顶颍岐口历史景观公园,讲好周口港区的漕运故事,农田水利故事和现代港航故事,助力周口再度乘风破浪扬帆远航。

